

集部

漫塘集卷三十四

宋 劉宰 撰

行狀

故昔將軍行述

昔氏之先為周大夫食采於昔遂以為氏漢有烏傷令昔登唐有昔安人皆其裔也君諱横字飛卿曾祖義故不仕祖友故御龍直父世新少從軍積戰多補修武郎終高郵軍准備差遣由曾祖以上居郢開封隨駕南渡

君稟姿雄傑見義勇果負才尚氣不屑下人而臨財均與士信士亦樂推先之少游兩淮具知形勢開禧改元北伐詔下許忠義自效君奮然曰丈夫欲以功名自見玆非其時乎仍傾家貲募士得數百人歸招撫司方召募之初來則受之不覈其素逋冦亡卒或雜其間有司以為言會進兵泗上君請率所部為顏行而令之曰非功無以贖過爾曹勉之衆曰願效死亦會王師大集未幾城下以功補進義校尉即所部為忠義軍以君為將

官繼從都統制畢再遇戰鳳凰山先登陷陣陞強勇軍
准備將同諸軍拒敵淮陰時敵先以鋭卒五千騾馬二
千絶淮欲乘虚深入而以重兵躡其後君等夜至即遣
騎銜枚繞其營欲遂攻之顧敵勢難測莫為之先君請
行衆莫敢從乃挺身獨入既周視營壘出語衆曰敵易
與耳即分勇士百人篝火散伏而飭其餘摩厲以須令
曰聞號舉火見火入營後者斬衆曰諾君奮臂一呼火
明如晝營中騾馬盡驚士卒紛擾我師整隊而入勦殺

殆盡其幸而逸去亦為騎卒所掩無生還者時敵糧舟
徧艤淮岸悉就焚燬再遇上其功第一乞驟加官資仍
陞職任制曰可進授承節郎強勇軍統領移戍六合時
城被重圍君數出突陣敵莫能當乃十一月二十有八
日諜報敵以攻城不克且請濟師君慮新舊敵合益不
可制獨領所部欲扼其衝使不得合道馬鞍山卒與敵
遇而城下之敵亦應之腹背交攻衆寡不敵君曰吾得
死矣遂歿於陣時年三十三軍之士皆為流涕再遇痛

惜之事聞特贈訓武郎與兩資恩澤制曰功不忘報況死節之可矜禄弗及身則慤書之可後爾材如貔虎威震邊疆凛凛忠心竟捨生而效死巖巖英氣雖已殁以猶存爰進以官俾延於世尚其精爽歆此寵褒再遇復上奏曰國家自進兵中原禦敵淮甸將士立尺寸之功者皆受不次之賞其有成績卓然死節明甚者儻非邮典優厚何以慰忠魂而勸死士伏見故贈訓武郎昔横糾合義旅隨臣出戰前後所立皆出等竒功又能率衆

迎敵力窮就死與其他一時没於王事者不同欲望朝廷例外更賜推恩以為忘身徇國者之勸尋有㫖更與兩資恩澤淮人肖像祠之命曰紀忠君娶余氏一男汝良奏授承信郎今監鎮江府金壇縣酒税二女長適李簡奏授承信郎李適張必達奏授進武校尉皆以君澤汝良將上君名太史氏不鄙謂余昔狼䑋之死蓋有為為之君子猶喜稱樂道况先將軍循義而行見危致命子名能文可無辭乎余家江南非若夏無且親見荆軻

事藉特書屢書史亦無所取證而汝艮之請不可孤也輒因其言論次如左

李通直行述

仁宗朝立舉子三十年推恩法當慶歷二年南唐李氏孫有希甫者與焉授將仕郎守虔州長史因官而家為州望族生旻亦四與貢旻生公鎮公鎮生彥贈承事郎實君之考承事年十三從伯父部運抵金陵道阻數虧傾裝橐不足償遂不克歸虔既冠來京口得遺槖於道

實以金帛念儻來非福遺忘者必且復求因端坐以伺主者久之果至推而歸之主者大驚發橐示之曰惟所取承事義弗取主者知不可強則委白金精縑各一於地馳去一日問卜於市與土人王其姓者會卜者言是當去鄉自立且將生令子以大其門王固異其相感卜者言問所自來遂妻以女而資之立家閱三歲生君諱紳字綬卿幼從鄉師學書過目輒成誦師以其敏而懼已之軋其進也謝曰吾句讀師耳不足以成子吾友顧

公應文鄉先生也子其從之間又因顧公而登鄉先生
蔣公子雲之門顧粹於學而蔣工於文君探本於顧而
咀華於蔣故所試輒效乾道戊子淳熈丁酉庚子皆舉
於鄉辛丑禮部奏名既賜第授迪功郎監淮南轉運司
造船場時雙親在堂外祖母亦無恙稱壽之次追記疇
昔卜者之言以為笑樂未上丁承事公憂服闋監平江
府支鹽倉監使黃公灝以君職守不懈俾主計幕府郡
太守亦倚以自助通計在官之日攝承掾幕者三之一

薦書交上最後虞公儔去郡送别津亭求者旁午君固無求至是却立於數十人之後虞忽左右顧揖君而進之曰嗟乎今世之患舉者不知知者不舉余幸備位二千石所舉吏多矣然余豈盡知其人哉若子則余知之矣而曩之舉不及子余心恧焉願以奏牘界子即出之袖中時皆賢虞之為而榮君之得秩滿闕陛從政郎為楚州山陽縣令刑罰輕而訟者息期會寛而輸者時役者曰奚為後我尋以母憂去送者遮道雨泣先是朝廷

將北伐問計於守守以屬君君為城池相特為險山陽城雖固而池不深是向之守者知築城之難足以為功不知浚池之易為功之大也詔浚濠如君策至開禧間池特以全再調太平州當塗丞太平江東道院當塗其附邑丞在邑位高責輕而俸視他邑特厚佚老優賢於是為宜假守王公田通守趙公師夏又雅相愛敬於君意為適而君甫書再考即奮然曰吾官簿已七十將安之吾其歸乎遂告老守貳力遏不可則俾同列追送及

於遠郊酒酣賦詩趙公師夏首章云投劾豈能需報可放船殊不為人留葢實録也歸數月命乃下授通直郎致仕再歳宗祀明堂贈典乃及親又二歳再值明堂恩賜緋銀魚袋未幾得疾乃嘉定己卯二月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娶朱氏繼陳氏賜封皆孺人長男彬蚤卒次瑀次琚女嫁進士丁億夫婦皆先君卒孫男女各一人未名君人物俊岸意氣軒豁遇事慷慨不齷齪避就逢人出肺肝不詭譎崖異故雖老將退卒見者傾心王公

貴人見者起敬建安游公九言以理學名世一見定交或問之曰是闤闠非餘子比少游鄉校既居前列意有所不樂即辭去誓不入人曰士方未遇時廪於學宜也胡去之快君笑不答京口故多名鄉碩輔比年彫喪後來者命蹇形拘莫能相尚幸而磊磊落落有如君者亦僅止此山川寂寥可歎也已君葬宋夫人於金壇縣三洞鄉白塔之原至是璃等以治命合葬實其年某甲子前葬君弟綸以書來俾述君行某與綸有學舍之舊又

蚤辱君知欲歸以女後雖弗遂而君意不可忘也故受簡不辭

吴夫人行狀

夫人諱静貞故麗水開國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贈正議大夫諱季珌梁公之正室姓吴氏吴與梁皆處望族夫人曽祖希故不仕祖方故贈朝請郎父翊故宣教郎賜緋魚袋致仕世有隱德是生夫人以配君子侍郎曽祖佐故不仕祖固故文林郎贈光禄大夫父汝

嘉故寶文閣學士宣奉大夫縉雲郡開國公贈少師少師紹興名臣勲在王府是生令子以配於夫人夫人生有淑質端靖而温柔致政公竒之不以與凡子以侍郎少師鍾愛且志尚卓然不溺凡近以夫人歸之夫人之歸梁氏也雖不逮事少師與公夫人而侍郎母趙氏太令人固無恙夫人事之惟謹有疾輒不勝憂私損貲以禱太令人之喪侍郎雖已為二千石家故貧奠饋無所受微夫人傾裝橐以助幾無以奠梁氏大家闔門不啻

千措夫人敬以承上和以接下人無間言有以乏告予
無所靳淳熙巳亥侍郎官陞朝該封孺人自是凡五封
至碩人嘉定巳卯仲子官上虞奉板輿以行明年冬終
於治所享年七十有五生三男鉞文林郎嚴州淳安縣
丞鑰宣教郎知紹興府上虞縣銖迪功郎監江州在城
都税院先夫人十年卒二女長適從政郎劉某以病棄
官次適奉議郎福建路提刑司幹辦公事雷洙二女皆
先夫人卒孫男四人渙澤沐汲渙迪功郎新監建寧府

合同場沐將仕郎餘未官鉞等以夫人卒之明年得吉卜於處城之西六十里社坑之原北距少師及魏國夫人塋咫尺間將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奉夫人之喪歸窆以夫人之懿行不可無述而婦人無外事非子壻無以知屬某緒次某維侍郎之持已有世人所難而尤難於夫人侍郎蚤悟恬靜養生之理年甫四十不居於內歲時少長團欒夫婦相對如賓侍郎薄滋味且戒殺夫人亦奉佛持齋嘉泰開禧間士大夫以聲色相尚侍郎

敭歷中外至為天子從臣夫人惟一婢奉盥洗中堂闃然非饋膳無人聲葢侍郎之清心寡欲非夫人疇克承之侍郎再把州麾六持使節僅守常俸敵巳之饋有不可卻者雖纎嫳家人所須亦儲之外就用以相酬荅不煩公家有以纎嫳之美言之夫人者夫人曰嘻吾恨不及徳耀荆釵布衣以奉君子烏用是為凡所去官籍内外供帳歸有司絲粟不留其還也率用故所携行者侍郎之没也俸賜之餘咸掌于外或勸夫人飭子弟檢覈

夫人曰吾平生不以是自累安可以夫死而易吾素乎
卒不問俸賜猶弼他可類推故侍郎之沒也家無餘財
夫人槖中尤蕭然蓋侍郎之約已奉公非夫人疇克成
之上虞俸薄無以贍夫人誨之曰而父以清白傳家汝
曹所當世守且禄厚而廉人所可能禄薄而廉非賢者
不能也汝其勉之性尤慈恕閒施鞭扑食輒弗甘故鑰
之在官惟廉惟寛以稱夫人之志鉞將官淳安迂道覲
省留兩月不能去夫人之誨之也亦然鑰扶柩西歸上

虞之民老稚奔走雨泣載道以鑰之不貪不殘其教為有自也侍郎之未使湖北也某往親迎越五年再見於淮東自是十年間往還不絶故某之知夫人為尤詳謹緒次之以俟後之司彤管者得焉

故湖北參議湯朝議行述

湯本殷姓宋有天下以諱易焉公家金壇諱宋彦字時美葢敏肅之孫故左司諫諱邦彦弟也少學於司諫凡聞見所及輒手抄口誦既已則終身不忘尤善醫方及

陰陽卜筮之書為詩及長短句下筆輒成人服其敏用
敏肅蔭入仕銓試中上等授迪功郎湖州司户叅軍湖
劇郡户冗曹公以妙年居之有裕録重囚於獄得其宄
狀白請更訊未幾更獲正囚闔郡稱其明秩滿辟差提
領建康府户部贍軍儲酒庫所准備差遣時使者趙公
汝誼清名蓋世不可干以私公之入幕也既受其辟而
闕陞改秩復兩受其薦故公之幕畫雖相去時已遠不
可盡知而以其所主覲之知其廉善必有大過人者知

紹興府餘姚縣縣大事叢前政多不善去公為之凡三
歲有半推其誠意以遇民吏聞善輒從無固無我民感
其意而吏亦喜為盡力賦入常先諸邑通判慶元府兼
董舶務倅歲常與郡分其贏公不取攝郡久後守趙公
彥逾亦以清德著閲計簿咨其廉通判婺州以經總制
及額減磨勘二年擢知廣德漢陽軍皆憚遠次不赴改
浙東安撫司叅議官再授湖北安撫司叅議官議幕府
尊位高帥守所優禮多不事事公率雞鳴上府為同僚

先帥守以是愛而敬之迺嘉定壬申三月十四日卒於治所享年六十有九公姿禀淳厚胷次坦夷世方以智相籠以術相角而公之遇人一以誠雖時受人之欺終不逆詐其孝友天至人所不可及司諫以使事得罪未復用而卒公念之方兄弟析居獨益之以己分良田六十畝初得任子恩即以官其孫幼女未行公之子甫聯姻得俗所謂繫捉錢者即就田畚中取三之一授之將行而家益貧公久閒無以為助為之折節稱貸隨償庭

酬之次得任子恩以予長弟之子進今官從事郎滁州司理參軍又次以予季弟之子遇今官修職郎新平江府崑山縣主簿世衰道微士大夫家以父祖遺澤相貿易有同市道公獨以兄弟之子猶子擇未命者以義授之可不謂難歟故公之沒鄉黨無貴賤少長皆曰善人亡矣相與欷歔流涕公娶蔣氏故御史中丞繼周之女克有令德以配君子先公十八年卒男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司理參軍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通判黄州軍州事

叅廩次適保義郎曹隨次適進士周嵓老皆名家子公
喪過黄長女哭之慟未幾卒孫曰全孫尚幼公之没也
逾方注官中都家無侍子帥辛公克承數親臨其喪又
屬公所親厚經理内外以及歸塗靡密周悉費皆出公
帑人以是歎辛之賢且以為公平生盛德所召逾將以
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縣之唐安鄉將夫人之兆哀
經來告曰先公遺言俾逾從君圖不朽顧丐所以發潛
德之光某以婦黨從公游良厚又感公遺言故不自揣

其不文既為之詳其行治如右復掇其畧以銘壙云

故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行狀

莆田蔡氏自忠惠公以諫顯仁宗朝世有偉人曰袤宣德郎即忠惠公之弟生覲承務郎崇觀之際父子俱不仕天下高之生樗朝奉大夫知梅州始徙居蘇常之間曰望亭梅州紹興間佐使者行經界法民於今受其賜是生夫人儷於君子九江王氏自襄敏公以功顯神宗朝為樞密副使亦世有偉人曰寀朝奉大夫著作郎有

家集曰南陔世號南陔先生襄敏公之子生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判官彦融蚤著孝行後守山陽以捍寇功擢本道使者始從居潤之金壇是生吉州使君萬樞以儀于夫人夫人生二十有六年而嫁夀七十而没葢後使君之没十有九年夫人之嫁也使君始以京秩知滁之來安歴淮南運司幹官通判建康知興國軍秩滿知吉州道卒階終奉直大夫贈中散大夫及吉州無恙時封宜人後以子官陞朝再封太令人六男子曰

適曰逢迪功郎建康府溧水縣主簿曰遂承議郎知太
平州當塗縣曰遜文林郎前監建康府户部贍軍南酒
庫曰近曰選舉進士四女長壻文林郎安慶府觀察推
官趙汝覿次壻承議郎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許溪次
以為曾氏姑女又其次壻迪功郎嘉興府海鹽縣主簿
衛洵適逢及趙氏女前卒衛氏女來迎喪歸不勝哀亦
卒孫男六人文渙文郁文淵文虎文鳳文蟾孫女七人
長適侯伯仁餘皆幼夫人生而孝愛長而端靖六歲居

梅州喪哀泣如成人事毋沈夫人動静必俱其歸王氏也敫文及夫人曾氏皆已没夫人悵不逮事遇諱日齋戒奉薦奠戚容終日烝嘗之事雖細必親蜆歲予婦滿前或請授之夫人曰惟是不可以老故懈沈夫人訃聞時夫人在尊使君得書不以告置几間夫人忽心動張目外視而書墮前人以為孝感平居無惰容無戲言坐不傾側行不踰閫雖當燕私旁無媵侍未嘗離立獨處自奉菲薄加以少探釋典樂於沖澹衣服稍侈異輒櫝

藏之終身不御至少所服玩則一念拳拳曰死必以附我所便也方當塗大夫之在娠也乳醫視之曰夫人再產皆女今亦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人力所能為此言何為至我哉亟白使君斥去且戒門以絕而夫人竟生男其見理明信道篤有如此者惟夫人之於父母舅姑孝愛如此故推是心也於親親之義無所不厚使君弟文學得官不調而卒有女未行夫人實嫁遣之女兄適侯氏夫婦蚤世孫甥琦弱甚

使君留之家塾與諸子共學夫人撫之如子琦學成甫貢於鄉而卒夫人復命教其子伯仁而以逢之女妻之敷文伯父禮部待制禮部女老而寡待制曾孫女嫁而貧使君皆取之歸以屬夫人禮部女於夫人為從祖姑夫人躬執婦禮晚有目眚夫人常左右扶持之九江之族近時顯且賢者曰撫州使君其同寓金壇者曰敷原府君撫州子失所怙煢煢無依夫人因遂校文南康俾携以來教育連年中吏部選乃去敷原之子晚依使君

使君之亡夫人飭諸子待遇有加其孫自丱角而冠冠
而昏皆於我乎仰使君元配范氏夫人實為繼室先後
之間人情不能無嫌夫人奉范氏之祭惟謹長女及適
逢皆范出長女之歸趙氏也使君官未達所携皆夫人
奩中物逢卒其子文煥猶在襁褓而母去趙夫婦繼沒
其子崇嶽亦幼而乳保不素具夫人皆躬自鞠育以迄
於成范舅不自愛至墳墓不保夫人喟然曰是何可使
他人有亟命贖歸而得者靳之至酬直三倍女為夫所

棄貧無依夫人以適在病而女寔中表俾爲之婦而時

其起居適死又爲之更嫁至一再不憚惟夫人持巳端

靖故推是心也上以承其夫下以訓其子無一不歸於

正使君有畏友曰趙君善懌嘗爲湖州録事參軍清介

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

相與欵密夫人喜見顔色曰庶矣其納夫子於善而警

其失也使君之宰來安也嘗偕府計事而訛言兵至邑

人治裝讻讻或容以請夫人曰我婦人夫不在去將安

之飭毋妄言而言者果妄當是時徹夫人來安幾擾淮南漕幕代使者護客往反六七故事所歷州咸有餽使君辭不受事聞使者命以臺餽致其家夫人曰我安知外事亦辭不受使者咨其賢與國禱雨越四十日未應夫人亦蔬食雖脯羞不入口官妓有故官家女因燕自言夫人白其事給資裝嫁為士人妻諸子之幼也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夜亦不寢稍長為文使君有所稱奬夫人必曰汝未能之而父以誘汝也所取師友

必四方文學行義之士膳飲必親視具溧水主簿與大夫俱上江東薦書時大夫年甫十四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謬於風聞夫人亦不憂語二子汝宜自視能否誠能耶久當自明否則秪為進德之地二子謹奉教不數年相繼策名縉紳歆艷言者亦愧歎夫人曰未也决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大夫從金陵帥黄公度幕

府夫人手書戒曰汝年少更事淺謹之謹之家事吾自力不以累汝也真公德秀李公道傳振荒江東大夫及南庫頗參其議夫人曰民命所繫何可忽諸大夫之宰當塗也值歲大水夏六月三日夫人誕日是歲初登七秩郡太守遣樂同僚相率升堂為壽夫人語大夫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大夫憂民之憂若疾痛癢疴之切於已或者多歸德於夫人夫人性既淡薄而氣復和平其於人無一毫億度猜沮之心邂逅不如

意亦無一毫忿懥不平之色閫門之内怡怡然偘偘然和氣周流浹於上下用能使心廣體胖聽聰視明年高而髮不白惟微有齒疾所由來久是歲以暑雨過度間復作以大夫奔走郊坰視勞振飢汲汲如不及戒家人勿以告大夫每歸侍夫人亦强自持示以無他然疾亦隨愈起居如常十二月旦忽呼子婦治後事家人始覺其有異越七日猶親御盥櫛又三日與家人别既畢不復言瞑目端卧人見其瞑也以為寢也夫人曰我未嘗

寐但欲静耳初夫人與其仲兄偕生兄生之時直壬午死之歲亦壬午夫人生時直癸未故夫人自料必死癸未其就養當塗也命以送終之服自隨方瞑卧時諸子得美檟於黄池未白也夫人問黄池木至乎衆愕眙不知所對夫人笑曰命也可奈何越二日而逝制置使余公嶸親裹丹劑走送不及矣實嘉定癸未十二月壬午時郡之官吏鄉之士民候問請禱者接武比没行道齎咨流涕喪車所過治道者争先遮道上祭者相屬有老

姥持瓶花杯酒望柩慟哭嗚呼此豈智力所能及哉大夫與諸季卜以明年三月庚申合葬夫人於金壇之西五十里白水塘使君之兆以某嘗展升堂之敬俾緒次夫人言行會某以疾敬後凡夫人所以為子為婦為母之道皆足以不愧古人不朽於來世某受大夫昆季之託已具述於前抑某得於所見又有大且難者歲辛巳鄉人有游徽之婺源者以其俗所事神為足以駭愚民歸而鄙其說更相扇蕩為土木偶曾未閱月凡用器畢

備他欲有所興造費以千萬計以所寓叢祠在邑之偏
涓日徙梵宫闔邑奔走請求不避官府儀衛率倣乘輿
大夫以鄉里風俗所繫不可不釐正即具為書白縣及
府羣小竊知相與聚謀以為惟夫人能沮此意乃駕禍
福之說以相誑惑甚者欲潛入後園為幻怪以相撼動
夫人曰神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之鬼乍
去宜矣大夫以是勇往不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榜笞其
人而土木竟不能神於是羣小退聽而向之惑者始豁

然大悟如醉醒夢覺其見理明信道篤又足以息邪説正人心有烈丈夫所不能者玆非所謂大且難者歟故表出之使後之秉彤管者有考

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張氏行述

建炎南渡士大夫流落中原日引領南望伺來歸之隙者不可勝計而慮不能及遠智不足圖全往往謀奪氣沮殞身覆宗或幸而濟亦未免骨肉乖隔惟范氏父子夫婦獨全非其閨門忠義感通神明而智勇足以自衛

疇克爾公諱如山字南伯邢臺人曾祖諱存皇任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祖諱清臣父諱邦彦皇任左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通判宣政間入太學其後陷北母老不能去既除喪而邊禁益嚴念惟仕可以行志乃舉進士以蔡近邊求為新息令歲辛巳率豪傑開蔡城以迎王師因盡室而南公幼力學亦再舉於鄉敵之法文臣任子以武而公以通判蔭入任本朝視本秩換授故公隳右選非志也性至孝而恬於名利來南時道路多梗

通判領家人夜避土穴中公伏而護之為盜所及投戈其上公不為動會其徒相與疾呼而前即收戈去人以為孝感及通判試令湖之長興公以旁無兼侍就注添差監湖州都酒務中間或仕或不仕惟親是依通判沒太夫人年高須養復注監真州都酒務南軒先生張公帥荊南志在經理中原以公北土故家知其豪傑熟其形勢辟差辰州瀘溪令攺攝江陵之公安實欲引以自近公治官猶家拊民若子人思之至今在湖州有積俸

寄友人家時巨浸之餘鬻産者衆或勸以求田公笑曰吾可乗人之急以自利耶會長興之士有舉於鄉而不能自行者即白通判盡以所積俸分畀之女弟歸稼軒先生辛公棄疾辛與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辛詞有萬里功名莫放休之句蓋以屬公公賦詩自見亦曰伊人固可笑歴落復嵚嶔畧無資身策而有憂世心窮途每為慟抱膝空長吟其志尚可想床頭常置淵明詩一編閑誦至傾壺無餘瀝窺䆗不見烟輙拊卷曰是中自有

樂地惟此翁知之所居不蔽風雨或笑其陋曰天壤甚寛公顧欲以七尺之軀自局於尋丈間耶既病戒其子我死必以深衣斂蓋終始一以儒者自處夫人張氏家鉅鹿少以同郡結姻稟資孝敬姑趙夫人皇叔士經女貴重夫人事之惟謹甚暑不敢挾扇有以姑命至必拱立而聽嘗得囊珠於地謹視之以伺亡珠者久不獲一日而姥持帛以售夫人察其貌悴而色憂試問之曰嘗為鬻珠而遺之為主所訟傾家貲不足償名在有司未

釋也夫人問遺珠之日與珠之多寡囊之形色皆合即以還之姥驚喜泣拜而去通判去新息之日以夫人親在命之歸曰吾遣二婢送汝夫人曰婦人既嫁從夫捨夫安之遂北向痛哭而行時服用盡棄獨取齎輕而易售者以為資夫人請于舅姑夫無兄弟或挾貲而行恐為身累願躬自懷握以從舅姑義之公歲晚居貧而好客客至輒飭家人趣治具無則典衣繼之須盡乃白夫人敬以承命未嘗以匱告二子長俾從師授毋鬻裝具

以給束修與其子言必舉似當世長者使知敬慕其子
炎初主臨江之新喻簿常戒之曰日日消簿家家春風
我止聞之今汝為之可不勉乎退食必問今日消幾何
紙數溢則喜否則戒曰明必償之炎以禄養缺乏為忸
夫人曰汝能廉吾雖飯蔬飲水甘於畀食矣故炎所居
官治其宰晉陵治平為天下最公以慶元二年五月七
日卒得年六十有七官終忠訓郎後二十四年當嘉定
辛巳正月十三日夫人亦卒得年九十有一紹熈間以

公陞朝封孺人二子炎為長今官宣教郎前知常州晉
陵縣次緺女四人壻辛助韓居仁趙善部李伯恭助官
朝奉郎新知荆門軍居仁官脩武郎善部今官通直郎
監鎮江府榷貨務伯恭今官承奉郎監潭州永豐倉及
夫人之喪緺與辛氏韓氏女孫蒼舒皆前卒孫女一人
尚幼初通判葬鎮江府丹徒縣崇徳鄉石柱灣之原故
公遂為郡人及公之沒晉陵以公侍親來南葬不欲相
遠奉喪以祔因地之隘遂乘其巔昭穆之序乖焉晉陵

用不慊于心因夫人喪改卜于建康府句容縣仁信鄉之陳岡期以嘉定十有七年正月九日合葬謂劉范同姓而某居又同郡采於鄉黨知公夫人之行為詳俾緒次如前

故廣西經略司范經幹孺人趙氏行述

夫人諱悟真世東賀趙氏經幹諱克信世北洛范趙二氏皆丹陽大族夫人之兄故江都主簿綵與經幹以儒起家遂連姻夫人孝以事親順以從夫寬以接下皆本

之性真非由矯揉其尤能人所難者二婦人性多吝夫人之嫁也貲裝良厚且以田自隨夫人一付之良人未嘗計出入經幹再任皆在幕府俸入不薄夫人如不聞婦人性多忌經幹文雅風流而好游閒奉親以行常累月不歸夫人飭内外惟謹未嘗有愠色媵侍有就乳者常親護視惟恐失其宜有自外至者挾寵張甚人謂夫人必不堪夫人懽然逆之寀久如一日卒能柔服其心使知所敬且身任其家之勞而遺夫子以佚經幹尚義

而喜賓客或久留不去或去而求無厭夫人視經幹意
所尚曲成之無倦色經幹家居日少勉其子務學求師
多夫人力夫人素有痰厥之疾歳五六作以為常嘉定
甲申歳十有一月丙子疾既作而愈忽語其子趣祀喪
具諸子恠之果不及旬而卒益其知之審矣享年七十
有一子夔以明經三舉于鄉次霖亦業進士女長適忠
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趙崇忠季適進士諸葛鉌孫男三
人曰麻曰璋其幼與一女未名經幹先夫人七年卒葬

北洛之東孌等奉治命以其年十有二月壬寅合葬前

葬俾某緒次夫人行事將以求銘于當世之文人故為

緒次如左

漫塘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王鍔

漫塘集卷三十五

宋 劉宰 撰

行狀

故長洲開國寺丞孔公行述

公諱元忠字復君孔聖之裔世遠族分莫詳其譜其先自棣之商河南徙曾祖先祖佐贈武功郎父道少喜言兵敵逼京城以攻守二策干何灌灌死從張俊以功補官紹興末官鹽城北兵阻江同列皆遁去獨留與民築

堡峙糧以守敵不敢逼歷變多歎士大夫盡節者少故名子皆以忠且謂學故知忠又書勤學二字訓之積功至武德大夫嘗官吳門樂其風土因家焉後以子貴改贈通議大夫公少嗜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論語曰率而行之可不愧教忠之訓矣侍郎葉公適初為部從事一見公所著論語說深加歎賞葉以文鳴來學者衆公為高弟以世賞入仕監東陽縣酒税善於其職課以裕閒暇即東書泉石勝處詠歌古人識者知其有遠度

再調含山尉當路才之爭欲檄致季年葉公將漕尤欲挽以自助公謂廵尉法不差出監司行法之地不應捨法任意當路不能強公在右列雖嶄然見頭角然非好也顧世所尚惟進士博學宏詞二科取其中程之文讀之曰此易耳居無何兩精其能會鏁試中第對授文階曰吾已冐狀元恩數矣敢求多乎遂罷詞學試差知金壇縣事金壇俗素質厚公一以誠意待之訟有淹久曰是令之不明吏得容其欺也賦有逋負曰是令之不康

不勤吏得肆其慢也過不在民乃昧旦而出日不足繼之以燭詞至即受曾不立日問遺至即卻曾不視勢虚已以聽而有冤者得伸循理而行而有挾者不得駢夏賦當催前期飭吏謹視户籍按籍具數立限授之不實則杖吏改給而民免追胥之煩户抄須印勘吏藉口不即給乃創添一抄既輸則先印一足字付之而民免要求之槩皆踴躍先輸是歲起綱居畿邑之先郡賴以寬然以明故姦無所容廉故貪者忌之循理故喜趨附者

不悅以不悅者之心聽忌者之言姦者從而文致之扠
杅之疑雖慈母不免此公所以至未久而罷既罷而民
追送之越境不忍别既别而民悲思之至今也銓法作
縣未滿合再授縣公以論疏中有不許親民之語第授
淮西總領所惠民局時言者猶任禁近頗悔風聞之誤
托邑人之客輦下者再貽書勉公來見公曰淹速命也
雖見奚為聞者高其守藥局歸授浙東安撫司幹辦公
事秩滿還朝人益直公前事即通理作縣歲月差通判

常州時北使入境又淮郡之興朝廷議發平江米十萬石給之皆以運河阻淺舟不能前辭幾漕以屬公公即詢訪瀕河瀦水之地若干所由小涇導之以達于河使容以濟又張涇五瀉二港地勢最下可通流以達於江引米舟兼行亦先期集事吳門有義廩以周士之與計偕及凡試於膠庠者毗陵無之會屬邑有爭新漲沙田者公謂沙漲於江江非民產沙聚而漲漲非民力也且其為畮十八百有奇何啻中民十家之産若奪彼與此

適以激其爭耳白郡籍以為義廩如吳門之制訟者以息多士德之代還通判臨安府戍期甫及帥漕皆檄主試事公曰府吾職也漕多上佐何必我使者述廟堂意謂府之貢士員少責輕畿漕集四方之俊非公不可因不敢辭漕試故多弊是歲區處得宜場屋肅然號稱得士明年省闈勑差點檢試卷知舉以一時同列無以詞科進者知公嘗從事于此委專其任公得一試文甚偉而試格小差惜不忍棄力請録號奏聞後得其姓名曰

徐公鳳朝廷驟加擢用再掌内制人推其藻鑑知舉曾公亦上章論薦擢太常寺主簿會大饗閲樂上疏言本寺鐘磬於十二律之外有黄鍾大吕太蔟夾鍾四清他律無之嘗攷其故蓋律吕正聲倍于而為母子聲半正而為子清聲即子聲也十二律旋相為宫文之以五聲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故商角之不可勝宫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黄鍾至林鍾八律為宫之時宫律俱長商角俱短於理為順惟夷則南吕為宫黄

鍾大呂為角角律並長於宫則是以民勝君無射應鍾為宫黃鍾大呂為商太蔟夾鍾為角商角並長於宫則是臣民之律俱勝於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為宫則殺其黃鍾太呂太蔟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子聲此四清所以異於他律國朝諸儒葢嘗議及仁宗皇帝取其說形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上乞行釐正仍詔詞臣改潤樂曲庶幾一代樂章遂為萬世定法朝廷是而從之明年除太府寺丞數丐外補最後以閨閫之喪請

益力差知徽州受代丐歸差知撫州尋改處州公為郡惜公帑甚於私藏常言郡帑皆民膏血吾何忍以民膏血易已虛譽乎旁郡交隣之禮皆易元緘歸之新安交割之數既溢於舊復取其贏八千緍代附邑之輸括蒼承前政帑庾多移兌公悉為補還歲解上供銀有羨前此類乾沒公亦以補積年之應在而未嘗自言曰吾欲以是為功則人必有以是為罪者矣其忠厚不伐如此南渡妟安郡兵散為皂隷公至新安即還之部伍閱其

藝之精否而為之激勸察其器之利鈍有無而為之繕
修未幾密院調兵戍邉所在倉皇失措獨新安令下即
遣軍須咸具士卒閑於戎律無憚行者後在括蒼雖邉
方晏然而公於此不少懈代還差知饒州未上以目眚
丐閒乃嘉定甲申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丙戌夏
疾革謝事特旨轉一官致仕六月二日終於正寢享年
六十八官自承節郎五轉至秉義郎復自承事郎十一
轉至中奉大夫爵為長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同

郡阮氏封安人先公十年卒贈恭人子曰炳從事郎監常州糶納倉曰煃國學内舍生曰燴修職郎紹興府山陰縣主簿曰灼及孫垕之誼之皆習進士業公天分既高加之學力制行平不矯亢以徼名臨事果不唯阿以徇利甞曰譽極而毁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為利則忘義蓋其劑量審矣所至闢一室環以圖史退食即覃思其間凡唐藝文目所存於世者與國朝之書搜羅殆盡即所居建書樓以儲之研究無虚日故洽聞

彊記為世所重鴻禧之命既下目眚亦良劇始廢書卻客名燕居之室曰静樂以静觀天地萬物之變故其終若素所安無幾微見於顏面先是阮夫人之喪猶殯淺土公既沒諸孤始得地於吳縣靈巖鄉石湖西山寶積之原將以其年九月九日奉公夫人之柩合葬泣委所親馮君秉心奉手書述治命不遠數百里訪某深山中俾述公行治某實何人何敢任此累辭不獲深惟先君雲茅居士嘗受公澹臺之知某亡師友周君南仲又公

同門友故某足雖不及登公之門而耳實熟公之事況馮君又科别而語之以其所未聞儻終謝不能不但孤公垂沒之託亦何以見先君子於地下故勉為緒次之以俟傳循吏者得焉其所為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抄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藏於家

故齊國太夫人胡氏行狀

胡氏族本廬陵别而居潭之湘潭歲久仍為望族夫人

之大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嘗貢禮部王父勅授台州文學夫人生長儒家被服禮訓衣不貴華而賤質食不厭常而喜異性便閒靜不事游觀質本柔嘉未嘗暴怒年二十有二歸於故端明殿學士趙公諱方是生今宣義郎前知常德軍府事巍朝奉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軍府事范朝奉郎直秘閣權發遣滁州軍州事葵端明制勝安邊為襄漢萬里長城三使君或已試或在官皆能練兵訓農為江淮十里保障故天下皆仰夫人之賢今詳其事於左夫人之歸趙氏也姑没而家之內事悉聽於長姒夫人承事惟謹或疑其過夫人曰姑在介婦猶不敢敵耦於冢婦況已没乎歲時薦嘗事於祖廟事雖小必親食新必薦平居夫婦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嘗有慢易之容疾所當謹藥必親嘗勞所當念食必異饌端明自少以天下之重自任不恤其私家故有田六頃比尉蒲圻分教大寧回黨者半或謂夫人藉端明不屑此夫人獨不當為家人計乎夫人笑曰是非乃所

知既田收日狹俸入未廣夫人常量入為出不使有闕貽端明憂端明之在襄漢當北兵臨邊志在吞併使之兵將敗衂退避不暇雖端明之智略雷動風行而夫人之助亦多蓋端明散財以收士心夫人則儉以足用端明嚴於御牧使常如鈇鉞之臨夫人則進其家人而厚拊之端明令出惟行時有調遣諸將聞命引道不敢反顧夫人則遣左右餽問其家料理其所不及如恤其私親端明或遣間往迎降將之家夫人知其道路阻難行李狼狽則預製衣冠簪珥與凡日用之須迎以予之以此內而諸將盡力外而降將屬心皆誓死立功以報比邉隅有警端明遣將迎敵慮有功難知而將士容有不用命謀於夫人使二子偕夫人曰長子家政所繫他皆惟命則遣匠監與秘閣往將行夫人謂曰戰而捷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二三子之力也汝無與焉謹勿自列戰而不捷父死於忠子死於孝臣之義也汝盍勉之二子奉命即介馬疾馳蓋是行也將士之家皆飲泣以別而

夫人無戚容及師凱旋皆踴躍迎笑而夫人無喜色其所以輔佐君子相成之道如此至其教子則一於嚴當諸子未壯端明在外夫人親課之書常至夜分語次有及人之過者夫人曰汝不能自求其過遑恤人之過乎常德少有食忌或意有不可夫人曰汝他未有以異於人而獨欲與人異饌可乎匠監使江東值歲儉傾常平之廩不足拯饑下令勸分夫人聞之曰汝為使者一道所仰不能自捐其有而欲分人之有得乎匠監即捐金

以充糴本豪右始爭出其有所全活不可勝計比鎮京口歲號中熟而斂實薄春夏之交糴貴民飢復按池陽之故行之不逾月而糴價平夫人上佐其夫既不愧為婦之道下成其子復不愧為母之道而夫人所以持巳所以待物所以訓飭其家者老而彌篤貴而不渝諸子以夫人年高遇風日清美意氣悅懌固請出游雖名園勝景甫至輒歸曰吾樂不在此盛暑見持扇至者輒卻去曰吾寧忍勞人以自奉婢妾之衣服飲食必時有過

者善遣之無過而當遣者厚遺之暇日與子婦團欒必誨之曰內外肅長幼順家無異財室無私庖人無間言此吾家所由興也汝曹識之紹定巳丑夏五月匠監迎侍自池之潤道和常德時為和通守實行守事以夫人康強兄弟舉酒相賀夫人曰吾壽至此其幸安者皆殘年餘日何可恃也顧謂常德曰庶人老有侍丁法也而況於我汝長子也丐法於朝不亦可乎常德述其意丐養者三最後得請即順流東下先是夫人以夏月服緇

脾飲過度得脾弱之疾繼是屢作屢止入春逾甚至絶
肉食常德與匠監醫禳並至祕閣以地遠無所容力則
刲股以進猶不愈則欲棄官而來夫人度非折簡可止
則屬二子遣客諭意猶以客未能悉夫人意也遣二姪
繼之常德兄弟憂不知所出夫人識其意即好諭之曰
吾壽至此死非不幸況三十年來忝冒恩榮積封大國
先端明亹背曾未十年汝等皆得綴朝班紆郡紱吾復
何憾所憾者未見汝曹有以報國耳今邉塵未靖國步

多艱汝等不思先父教忠之訓不推臣子國爾忘家之誠顧效兒女子泣不亦鄙乎且吾所恃者汝曹也汝曹一日不食吾且柰何汝不念此何也二子勉收涕謝又謂匠監曰丁艱解官國之常法潤淮之衝滁淮之會非他郡比矧在今日如我死汝等待命而行必毋徇人子之常倉皇委郡而去況喪無二主而兄既任其責矣汝何憂乎不然二郡或有不虞汝曹為負國吾夫婦且不瞑於地下汝宜悉此仍亟報汝弟匠監泣不能仰視乃

二月甲辰薨於府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初夫人四子薰與長女皆早世季女以疾廢訃聞天子以二郡任重即命起復二郡民皆懽舞常德將以八月甲申奉夫人之柩歸葬於潭以端明勲在盟府事應史法夫人將牽連得書俾為之狀以待命於太史氏某受廛京口當夫人之沒聽與人之誦知夫人之盛德與其緒言為詳受簡故不辭謹狀

故令人湯氏行狀

金壇湯氏世大家令人曾祖諱鵬舉方秦氏當國迴翔
遠外人以為清及紹興更化掃除奸黨振起朝綱人以
為任進知樞密院事沒謚敏肅祖諱廷佐以大臣子遜
官其弟脩然遠引天下高之父諱國彦少孤内以兄司
諫公諱邦彦為師外以故蠧齋周先生孚為友司諫中
博學宏詞科而君學更該洽蠧齋以詩名世而君詩更
高雅有止庵集一十卷藏於家年甫四十有三終於奉
議郎知常州武進縣南康之趙自南渡流寓世顯官侍

郎公之曽祖諱公偁嘗宰金壇禮士恤民民於今祠之祖諱彦恂紹興王佐榜登第終朝奉大夫父諱亮夫淳熈間守桐川以治最受知孝廟擢守嘉禾後終西外宗正侍郎諱時保尹京積年以績用著進登從班守右文殿修撰致仕令人蚤失所怙母寡兄弱家務皆身専之上承下接各稱其宜伯父司諫嘗曰是女吾愛之必不可與凡子時宗正以婦家金壇來寓侍郎侍禺司諫一見竒之曰正此佳壻遂以令人歸之令人姿禀明睿又

内外通顯而能以婦道飭已以王事勉其夫教誨以成
其子可謂賢矣初侍郎尉武進位卑俸薄而值歲饑荒
政行日走田里不遑内顧令人鬻簪珥以自給不敢以
貧憂其夫比罕句容距金壇寓里不遠邑有三茅山世
傳為茅氏兄弟學仙之所有女道士並緣媚黨以來令
人以為游方之外者進之一日忽袖金帛以前曰管内
某家有獄願以此免令人頷之比侍郎退食亟請逮繫
遂竟其辜人以此服侍郎之公而令人實發之因請於

侍郎凡民家有近羽流之居者宜悉撤去毋使雜揉爲學道者羞侍郎是之凡撤去百餘家嘉定初淮士未靖詔求善守邊者得侍郎於京少尹以守滁侍郎欲辭令人曰行也君子不辭難不以家事辭王事吾當歸爲君忍貧教子耳侍郎既以治最登朝未幾尹京京尹尊嚴京都華麗每良辰令節都人爭仰魚軒之出令人處之淡然及宗正與曹夫人來就養令人執婦道惟謹凡内之祭祀賓客之事細大必親自侍郎在滁時令人即曰

人生五馬貴吾夫既位二千石矣侍執巾櫛要須有人且吾男女已長獨不當自為計耶因與侍郎别室而居初侍郎以前毋褚夫人蚤卒常不勝霜露之感令人亦以身不逮事於祀事竭誠過於事生以浮屠老子家自謂其術可以薦亡尤所嚴宗正之喪侍郎端憂得疾除喪未幾而卒令人自是身不輟修香火之奉耳不絶聞梵唄之音以迄於没九年如一日間有疾其子勉進肉食不可則屬庖者雜肉味以進令人覺之輒拒不納以

此世念薄尤善處榮辱得失之際方侍郎尹京時長子若珪固已入内幕第太常及侍郎死不數年即用舉者脫選官陞朝季若琚甫冠為娶女征官有能名當路交薦未幾登巍科賜進士及第人為令人喜令人曰吾惟知戒懼耳及珪知安吉迓者在門得疾而卒謂令人當不堪其憂令人一慟之餘不復置胷次曰脩短有數可若何侍郎没有遺澤當官其孫曹夫人欲以官其子實侍郎之季弟議未決人謂侍郎惟一子在今猶選人盍

留此為諸孫計令人曰婦當從姑禮也姑有命矣婦可違乎即以授之其明決如此喜其子得交勝友每盃酒從容必具精饌遣左右致令人意以娛賓素康強特以不肉食久得脾泄之疾遂以殆乃紹定庚寅歲四月二十有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九積封至令人方若珪之卒令人若有所悟委所親密庀喪具因二婦侍側出所備衣衾示之曰我死勿他易也若珪既葬而若琚淮南部使者辟書亦至若琚難其行令人勉之曰遠方以糧運

為急汝幸以世臣子列屬其間宜亟往就職以報國恩又汝父兄繼亡宜勉旃以立門戶久留無益也即命啟行比得疾若琚請急告未遂而婦先歸令人聞之喜甚因呼二婦來前曰頗記疇昔之言否二婦曰諾因悉數向所受教以對令人曰幸矣吾無餘事矣因不復言越再宿而卒三子伯子若璞蚤世若珪終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事若琚今官文林郎改差充淮南路轉運司提轄催綱運物斛官三女長適從事郎台州仙居縣丞尤端次適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胡爟次適文林郎監台州在城都商稅務張槼惟胡氏女先卒孫男三人嗣永習進士業嗣立嗣亢及女二人俱幼初侍郎以其母葬金壇而宗正沒於南康欲合葬不可故其沒也屬其子必葬我褚夫人側二子恪遵治命其地實金壇縣東五里莊之原原前俯白蓮塘勢極宏敞若琚將以明年二月壬申舉令人之喪合祔前期緒次令人言行俾某為之狀某與侍郎少相狎長相友而若珪若琚皆

見遇厚又嘗誌若珪之墓矣故不得終辭云

漫塘集卷三十五

漫塘集卷三十六　　　　　宋　劉宰　撰

哀辭誄附

陳文瑩哀辭

隱君陳氏瑩中其字文瑩其名也世居金壇少孤與其弟自力以養其母稍長知命不偶屬其弟以學去而為浮屠浮屠氏歸潔其身而君慷慨慈惠非泊然忘世者曰吾觀音師欲以慈悲心濟物可推是心者

惟醫乎即從浮屠氏之為醫者游凡浮屠氏之為醫者與俗浮沉惟利是嗜君所與偕汲汲封殖以遺其後而君如不聞有以疾告貧且下必盡心焉或扣疾弗審即拂衣就視主者謝無辱君弗為止或疾有異主者意弗決進諸醫訂短長後生好已勝口語紛紛君退聽似不能言徐舉其言之善者曰某意與某合或曰某説某不及或曰某得其一未得其二貌溫而氣和辭婉而理到雖異已者亦屈服人以是咸愛敬

之旁百餘里率具禮迎致凡所用藥擇材必精和劑必審稱疾之宜不視所施凡施之入具藥之餘首以奉母一觔之珍雖遠必致養生送死費皆出於君既失所恃則以資雅尚宅一區在望仙門裏周圜可五六畝嘉花美木列植交陰其後巨竹千挺森如立玉好古名畫求之如弗及聞人有善本即命工臨寫匣藏壁展卧興對之或與已同好亦乞與不靳性不解飲而愛客好事者識其意餽以名酒客至無間雅俗

出以飲之搴脫實於林梢擷新柔於雨後惟所可致或載酒從之亦無彼己之嫌三酌之餘放歌起舞怡然自適挾賢挾貴一所不計或規以愛無差等則曰吾道固然君言非吾砭也開禧改元君於是生七十有三年矣素康强無疾忽左脛微腫頋謂弟子曰吾且逝矣有問疾者亦以是言告問者曰君疾未殆也而云爾何哉君笑曰吾知之審矣弟子曰君設有不諱何以告我君曰吾固空也而歸於空何以告汝又

間則曰甚矣汝之愛我也抑吾有託於汝吾將盥吾手濯吾足聽誦觀音氏之書而炷香其前以終吾師觀音氏之心於汝意若何弟子曰唯則奉而行之又五日而卒實六月既望自浮屠氏之説入中國墮工商士農之業隳仁義禮樂之教識者病之若陳君者其人歟子曰君葢隱於浮屠氏者不然君一念愛母不愧頴考叔以醫濟人庶幾郭玉華陀好畫而能别希近世米南宫父子盃酒間任情逸又彷彿晉宋間

人物豈浮屠氏所得羈哉或曰君誠放達者則荷鍤自隨死便埋我其得矣庸何傷余曰達者君之所自得傷之者人之情也不然日用飲食雖粗給於目前而不能有一毫以遺其後犇走左右雖不乏於平日而不能留一人以嗣其傳設機穽以伺方來者或疇昔同袍同裘之子而睥睨覬覦於其旁者乂前日之親且厚也可不傷哉故從而為之辭辭曰

香蜚兮桂叢花𦖠兮藥欄物有瘁兮必榮君何為兮不

還夏簟兮氷寒冬軒兮春燠事非遠兮可追君何為兮
不復飛葢兮翩翩税駕兮闐闐靡來弗容兮一笑掀髯
令何之兮芳草芊芊左圖兮右書清樽兮緑醑情性浩
浩兮式歌且舞令何之兮風葉自語浮雲兮皺皺層氷
兮峩峩羌一散兮莫収顧本來兮若何日麗兮晴空波
澄兮緑水悟本來兮若此寧墮甑兮復視巢在兮鳩居
花成兮蜜移客有來兮太息歔欷緊世事之可傷兮匪
君之悲

姜君玉哀辭

嗚呼士之不幸孰有甚於吾君玉耶夫以淵明之貧東野之困猶嘗為令為尉君玉再舉於鄉竟不得名列九品而死其不幸一也以冀缺之耨伯鸞之游皆賴賢妻相與以取敬於人君玉中年方娶娶未久而離晩雖得妾竟不能有子為鰥獨之夫而死其不幸二也顔子猶有郭内外之田揚子雲亦有一區之宅君玉故業不多悉以畀諸弟晩卜居北固山下號最

佳處矮屋三間曽未足庇風雨而死其不幸三也是三者有一於此足為無告之民而君玉實兼之嗚呼士之不幸孰有甚於吾君玉耶初余未冠游鄉校惟牛隆叟陳仲思及君玉肩與為友隆叟圓而君玉跦仲思莊而君玉易余性與君玉近故君玉顧余尤厚後十餘年余與隆叟相繼登第仲思晩得官科名尤高隆叟官達今為四川茶馬使仲思溧陽尉當路薦之方為時用余雖疾廢然少也亦嘗犇走州縣獨

君王抱負挺挺終老埸屋其所居號最佳處者余雖不及到聞在北固山之陽當舟車往來之衝而有幽趣名當不虛君王嘗閔鄉先達之無後歲寒食必率同志類而祭之人服其義嗚呼孰謂君王今亦自為無後人耶初故中書舍人陳公居仁鎮京口擇士之望得君王使留東閣後三十餘年當寶慶丁亥公之季子出守九江挽君王偕亦會君王之弟君秀為德化尉君王曰吾既得與故人游又可以過吾弟吾胡

為不往遂行明年夏得疾死享年六十一君秀秩未
滿先遣其子護君玉喪歸殯先塋之側餉使岳侯聞
之慨然曰有能葬君玉者賚於我乎取余與君玉客
友新春陵通守劉君聖與奮欲往君秀書來言吾爲
人弟而不得身葬其兄不名爲人子置之余輩以是
不敢姑爲之辭使哀君玉者援君玉祭鄉先達例歌
以祠之其辭曰
北固山兮嵯峨秦潭之水兮與海通波嗟若人兮挺生

鍾厥靈兮餐和文章兮陸離意氣盛兮吐虹霓是所是兮非非世道險巇兮我心則夷香菲菲兮花浥露敬幽扃兮最佳處君之去兮幾時蔓草荒兮前路佳處兮猶存卧空尊兮壁根君之去兮不歸朝霞散兮晚烟昏招英魂於千載尚有取於斯文

悼方教萬里母夫人高氏

德方茂兮相攸選壁水兮得名流悵鸞鑑兮孟孤營鵲巢兮末由言歸兮吳市立家兮承祀保母敬兮朋來孟

母遷兮習美雙鳳兮齊飛綠綬兮映斑衣誘修短兮定
分幸予季兮可依泮水兮洋洋絳帳兮煌煌三釜祿及
兮八秩彌康忽攀號兮無所乘飛雲兮歸帝鄉望長洲
兮極浦屹武丘兮祖塋紛送車兮千乘咽鳴笳兮隴樹
葱葱兮佳城儲休祥兮千古

丁博雅誄

先生丁姓名明字子公舊名窬字希閔蚤知名故以舊
字行世金壇望族祖權登進士第終淮南東路提舉學

事先生少嗜書不屑家務者二十年家以是貧以所閱
書多類而編之為書五曰諸史偶類二百卷曰諸史通
考一百卷曰小說編五十卷曰詩編三百卷曰賦編一
百卷釋論語二十篇著直說四十篇得其書者取之左
右逢其原而通攷賦篇止用以資場屋紹興乙卯乾道
乙酉再薦於鄉淳熙丁未以特恩對策授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轉修職郎嘉定辛未歲卒享年八十有五於
是鄉之耆舊盡矣後生相與嘆先生之勤悼先生之屈
思所以易其名者遂昌禮經幼賤之戒而私為之誄曰
嗚呼書契以還文字千萬士窘場屋望洋而歎或幸而
脫學始濫觴利欲糾紛筌蹄已忘故挿架之軸若新三
篋之書罕記借曰涉獵亦迷真是嗚呼先生用志獨專
六藝之文百家之編柱下攸司金匱所傳口誦手抄矻
矻窮年派別支分統宗會元史攷具編年之遺事類集
諸家之全詩次古今賦搜本原以至炙轂遺說鴟夷小
知外家之書稗官所紀亦擷其英亦拔其萃白帖愧陋杜

典推備彼柳氏類文於西京蕭統選文於近世力淺功
粗頗頡頏洮嗚呼先生可謂博矣釋論語以立本著直
說以反約言命抵虛己之誣非相擬蘭陵之作鴻寶罪
向錦囊訾璞害道為尤釋老之學亂我聖經滋我民瘼
辭而闢之雪刃霜鍔而况衣冠古製人物仙臞雙眸炯
碧修髯拂裾或族聚少長朋來戚疏鳥吟花笑風和日
舒素琴在御淥酒盈壺相與寫遺韻於南風想詠歸於
舞雩固萬念之波澄豈一塵之可汙嗚呼先生不亦雅

乎某等屢以晚末得親老成人之云亡傷哉典刑夫抑於今者必揚於後而屈於利者必伸於名以先生平日之學而職不登於州縣以先生累世之畜而家不餘於斗升繄裘紉裂老屋支傾固無以使賢者之知勸亦何以使否者之知懲是用酬以天爵參之月評稽顔生靖節之誄法唐賢貞耀之稱與文貞之推緒夷白衣之表休明合博雅之二者播休美於千齡庶彼已具於草腐此猶謁於蘭馨一觴之奠因薦斯誠䰟兮有知來燕來

寧

挽詩

挽齊齋倪尚書 思

南山有孤松屹立幾尋丈雲根雨露滋藤蘿巧相傍高柯撐青空落落不可上遼東白鶴歸城郭固無恙飢烏拾餘粒巢燕倚飛幌芝田香何許鼓翮超蓬閬尚書千載人餘子豈輩行方時鄙俗學制行多矯亢我獨道其常曰彼非至當世事有飜覆陰陽日消長誰其倡攻偽

欲使盡一網我獨持其平要辯直與枉前瞻豈尚同後顧亦非黨介然兩不合蘭佩拂千嶂惟皇思建極正直首延訪幾趨鑾禁直屢侍金華講三黜柳士師一念齊得喪歲晚復來歸舊德世所仰文昌豈不貴台星連兩掌貞元朝士少正始遺風蕩淹留感時事去去得初尚湖光浮醆斝巖花開步障意行無物累靜寄絶塵想寥寥香山翁勝處略相倣雖臨大化盡不改葵藿向遺奏手自書治忽猶指掌内欲八柄專外欲四聰廣國本欲

先定以繫四海望國勢欲自強不受外敵誑於今一開
卷星斗照穹壤奄奄氣將微耿耿神愈王更為一夕留
泰然須昧爽庶幾華封祝不使臣子曠從容有如此此
豈智力強平生剛大氣胷次妙沖養我生不及門知敬
如逵巷九京不可作千古恨恨恨

挽葉水心侍郎適三首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遷羣心知未昧諸老屹相連百
歲同歸盡斯文要有傳宵長殘月墮遺恨渺山川

嘉會欣千載偏安隘一方言言本周孔草草笑隋唐禁路無停轍江流有巨防空餘遺稾在萬古日爭光

憶袖禰衡刺嘗登元禮門相忘如舊識一笑等春温東望山川遠西歸歲月奔遥憐人築室烟鎖暮江昏

挽袁潔齋侍郎燮三首

國脉關吾道邦基倚藎臣忠言炳蓍蔡勁節挺松筠歲晏名逾重山頽蹟遽陳光明如皦日千載自常新

成已寧遺物存心不外天典刑高一代源派續諸賢實

理元無妄斯文更有傳澤流江漢遠奎壁映魁躔
講學元無倦繙書老更勤能令神氣王直到死生分玉
折經綸具星垂翰墨勲凄其知巳地灑淚濕寒雲

挽湯叅議宋彦 三首

再協三刀夢終孤五馬迎行藏一委分喜愠兩忘情議
慕臨邉瑣籌惟賴老成傷心江漢水東下送銘旌
徇義千鈞重論財一羽輕大倫元有序世禄我持平外
廡家如寄東臯産半傾謀生有如此垂世祇清名

婦黨君推重鄉評我棄餘共嗟身計拙直與世緣疎種竹沿修隴栽花傍小渠南園重回首濃綠上畦蔬

挽賀運管 旣 二首

赫赫儒宗裔堂堂公相家清規凜氷雪薦墨爛雲霞未協生桑夢俄興逝水嗟遥憐遺愛在月澹弋溪花

妄擬絃歌樂欣逢簿領賢高明固天分清白自家傳雲望同凄切星奔認後先孤城重回首愁鎖暮江烟

挽通倅劉由正 樞 二首

質粹言無玷官清政有方能令邦國活可但海沂康別
來歸何早閑堂所居堂名樂未央傷心瀨陽路月澹水茫茫
論姓君先薛談經我愧匡同登太常第更接鄭公鄉別
恨驚三紀遝書欠幾行猶餘清夜夢載月渡滄浪

挽趙知宗亮夫三首

孝廟垂衣日宗工補衮時治推三輔最名熟九重知紫
禁塗非遠琳宮志自隳眼看庭下玉持橐侍丹墀
就養京華去聲馳日月旁芝封三錫命桂籍再傳芳蕩

節光華遠歸軒錦綉香高閑塵不染隱几到羲皇

寓里身重到孱生謁屢通儉欽行已素健識養生功歸

旆廬山遠清尊洛下同遥憐猿鶴恨蕙帳失仙翁

挽趙和仲侍郎時保三首

四載行都尹當朝第一人中和宣上德樂易本天真論

譔疏新寵論思傒舊臣履聲勤帝想竟阻上星辰

珍館萊衣侍佳城孟母鄰去來哀樂異孝愛死生均寵

渥昭宸翰豐功勒翠珉白蓮原上路指日萬家春

蚕愧斐然作頻勞掩鼻書升沉嗟契闊問訊辱勤渠鄉縣榮歸錦侯門得曳裾傷心鸞鶴御竟不反匡廬

代挽前人二首

世德隆周翰通才壓漢儒花城頌遺愛榆塞踵成模浩穰須君重論思協帝謨匡廬游不及寒月淡平蕪

反匱踰千里平生念母慈煙霞連傑觀星斗下平池地勝呈金像神思伏寶龜庭前雙玉樹昌大可前知

挽湘潭趙知縣二首

列將朱横帶參軍緑染袍崇卑知異位取舍見吾曹撫字功彌著歸休道更高崑山埋玉去春浪送行篙

念昔先君子窮閻接寓居幾年鶯出谷千里鴈傳書執友嗟誰在孤生愧久疎臨風兩行淚可但等鄉閭

挽諸葛宣義二首

世積鄉閭望公兼德齒尊謹身忘歳晚接物等春温樂事人難比餘功盜自奔平生可無憾一劄疏明恩

蘭堦初擢秀棣萼亦聯芳幻化應難料悲懽獨兩忘達

生知有道養性更傳方一笑乘雲去誰知本不亡

挽江寧丁尉二首

丁特科四名以捕横山寇循資帥丘簽樞方為再申

乞改秩而丁逝矣時己巳歲

蚤以才充賦終焉學入官登名先杜牧擇地得長千南

部威方振横山寇即安仙遊定何許烟鎖暮江寒

進秩膺丹詔論功更紫樞九霄飛鶚奏萬里入鵬圖竟

負丁年志端符巳歲呼向來延客處落日澹平蕪

挽丁嘉正

里選居前列臚傳冠一科一官期遠大十載歎蹉跎僅喜瓜時及俄驚薤露歌天高不可問吾道竟如何

挽莊僉判

宦路推才美鄉邦敬老成花封勤致理蓮幕仰持平弭棹驚歸夢支筇話别情蒲輪垂往事一慟閉佳城

挽湯貢士三首

鴈塔平生志雞窓萬卷書年雖踰六秩勤不廢三餘僅

喜名天府空傳賦子虛盈虧天有定我欲問何如

謾足百金產難忘九族貧渠盛肅先祀幣帛薦佳賓月耿三秋夜風回九陌春親朋一樽酒無復見斯人

念昔先君子論文到白頭對床同夜話散策逐春遊人物今何許湖山空復秋傷心珥陵月依舊照行舟

挽考亭陳居士二首

八十人稀有君年又過之康強由學力孝友自天資瑞世芝三秀承家桂一枝萬山圍隴首昌大看他時

舊數同門友尤推令子賢登堂愧予晚愛客莫君先瘦馬青山外孤帆落照邊風流無復見執紼涕潸然

挽劉季文

斷岸扁舟去中林好事家扣門無倦色安土足生涯國寵期金紫家聲振玉砂如何年不百泣淚濕飛花

挽陳德亨

宅枕烟波勝人鍾風露清蟾宮孫壯志蜕室悟浮生月下扁舟去花邊短策横錦囊遺藁在端可振家聲

挽王元佐

先子同年友鄉閭後進師生涯書遶案樂事酒盈卮壁倚扶衰杖窓留遺興詩人焉在何許丹旐出疎籬

挽孫府君三首

積累承三世清修自一家窮通渠已定惆悵我無華秋野禾生穗春園果著花平生行樂處未必愧烟霞

鴈序均同氣鶺原見此情數椽忘爾汝一飽共孤惸綠綬方娱侍黄粱已夢驚無人知倚伏風樹慘佳城

挽雷處士

別駕推前輩當家得後昆零丁問防墓高大復于門達觀吾忘我儒風子又孫閭閻耆舊盡能復典刑存

挽蕭令君某氏孺人

慷慨成夫志勤拳教子功毋儀當世則婦道古人風象服宜偕老魚軒忽馭空惟餘千字碣光照夜臺中

挽趙子野毋梁氏太夫人

元祐名家幾在亡夫人懿德足傳芳事夫生死終無負

教子艱辛昔備嘗八秩燕頤天子壽十行鸞誥月爭光

穹窿原上春風起無復潘輿駐夕陽

挽楊倉趙氏宜人

赫奕金枝舊光華玉節新魚軒方税駕鶴馭已離塵百歲雖遺恨雙珠自可人通家思往事老淚一沾巾

挽徐夫人

奕世居公輔齊眉肅婦儀魚軒中歲樂鸞鏡暮年悲象笏子方貴韋編孫有師懸知五花誥不負蓼莪詩

挽范氏孺人二首

蘭砌秋風早萊衣晚歲孫天乎軫叨瘁季也足歡娛得筭幾中壽生孫競遠圖平生憂喜事落日澹平蕪

侍見嗟親健論姻動母懷殷勤留北棹飣餖出東齋回首流年速升堂往事乖遺車門外去老淚墮窮堦

挽潘校尉

一經知教子三釜擬榮親風樹存亡恨迷茫北渚津

代梁總挽鄭舜舉侍郎四首

幾度除書下紫宸從容千騎擁朱輪聖朝若第循良課
公是當時第一人
九重虛已竚論思千載風雲彼一時貝錦誰為當日事
角招空賦昔人詩
由來樂事在田園歸路無人早著鞭見一堂中誰是伴
亭亭修竹鎖蒼烟
慷慨論交酒一鍾別來木末幾西風歸歟擬趂雞豚社
太息無因見此公

挽京口使君豐郎中有俊十首

先帝龍飛第一春銀袍鵠立對嚴宸當時舊侶能多少又向風前哭此人

妙年意氣已橫秋不為身謀為國謀斥去佞臣談笑裏英名高壓漢朱浮

開邊為計苦匆匆淮水東流戰血紅軍令一申人百勇議郎當日佐元戎

再向江淮把一麾民情可但不能欺來時叔度嗟何暮

去日何公若見思
牢盆利散海隅空一念焦勞軫聖衷萬井春回和氣滿
皇華玉節到淮東
慘澹邊塵草木驚長淮坐斷倚賢城策勲歸去猶遺憾
未挽天河洗甲兵
却臨淮水想豐功人物爭歸掌握中河洛秪今修舊貫
凌烟端合首羣公
持槖無由侍玉皇含香僅長漢諸郎豐碑不用書成績

自有司勲紀太常
南徐開府未旬時一掃煩苛布惠慈孺子竟孤懸榻望
伯牙空有絶絃悲
問訊時來野叟家細書整整復斜斜江湖老矣何人記
淚逐西風染鈞車
挽葛簽判師心二首
先帝龍飛第一春霜袍濟濟對嚴宸祇今耆侶能多少
又對西風哭此人

少長相望十五年君鬚未白我華顛擬求勾漏還丹術
忍賦山陽懷舊篇

挽恭靖司法凡九首

雪壓茅茨半欲傾夜闌猶聽讀書聲蒼苔翠竹迷遺址
尚想寒窗對短檠

日晏炊烟冷屋山典書糴米奉慈顏秖今童稚便安養
一飽誰知有許艱

賢書五上動宸旒鵰鶚横飛正得秋老去劉蕡終不第

時來校尉幾封侯
詞場士氣久衰頽得喪關心日九迴但使聖朝開鯁論
不妨夫子遜倫魁
踏遍山崖與水湄要教皇澤下氓編秪今桐汭民猶活
問訊南昌尉已仙
羊勝公孫兩者間端人著脚固應難法曹賸有梅花句
拂袖何妨載月還
沉酣博塞兩防微男業詩書女治絲遺訓一編昭日月

宗門於此卜興衰

雙翎齊飛下九淵更驚白壁墮黄泉世間何用知非福

獨立斜陽意惘然

論心海内幾親朋歳晚相依祇弟兄夜雨對牀無復昔

春風回首獨傷情

挽許馬帥俊二首

萬旅雲屯獨鼓行將軍誓死不求生祇今淮浦耕桑滿

近北何人却敢爭

南歸更擁碧油幢指點羣兒受敵降猛志不應同逝水
英名千古鎮長江

悼里中百歲張翁

銘旌一丈裊寒烟淚逐西風洒道邊縱使後人能百歲
太平誰識靖康年

挽師虞卿三首

淵源師友鄴侯門赫奕家聲漢相孫冠帶僅容遊壁水
姓名竟不上慈恩

蚤歲謀生愧弟昆一窓容膝恥乾坤田園歲晚非能事
祇有詩書遺子孫
年時牀下拜龎公雞黍留連日正中客子倦遊歸計速
傷心先友轉頭空

挽王德彰

籃輿咿軋不辭貧烏帽離披當幅巾一劑冲和療寒疾
鄉間不復見斯人

挽錢承事

欒市能推此念誠一言為重萬金輕特書會有河東柳
為記嘉名埒宋清

挽殷君二首

汗衣亭午亞紅塵中有池塘得句人雅趣終難混塵俗
匆匆歸卜太初鄰

市人於利較毫釐之子能權取與宜此去窮閻風雨夜
幾多愁坐憶年時

挽葛知録母二首

人間盛事古難并結髪相看兩壽寧彤管忽成賢母傳紫霄獨耀老人星

青袍緑髪映斑衣幕府風流彼一時雲馭歸歟可無憾承家猶有寧馨兒

代挽趙工侍湯氏令人三首

傳相歸遺蔥天香折桂重看膝上郎貝葉經中空世念菱花鏡裏謝宮裝

西湖野樹上林花行樂誰知大尹家簾幕無人几坐

金猊香散日西斜

白蓮塘下成新灧綠柳堤邊散客陰精舍拂雲松栢綠死生何地不娛心

挽李閫帥駿母夫人三首

夫人天賦與神靈初度祥光燭戶庭歸去足知躔次在九霄還要老人星

旌旗直指陣雲開文駟雕軒壽母來萬古歡呼和氣蕩敵兵不戰倒戈回

九十餘齡地上仙人間五福信兼全可憐閫部思賢牧猶恨夫人不百年

挽衛氏孺人

兩家濟濟秀孫枝九秩巍巍享壽巵厚福人間無處著驂鸞一笑上瑶池

挽錢賢良

奏篇重徹冕旒前欲挽銀河蕩八埏六計不為當世用一編空受老人傳規恢漢祚天方啟問訊南昌尉已仙

遇合無人會成數故山松栢慘寒烟

挽太平趙倅善與三首

大雅如公信不羣書藏萬卷筆如神再從鶚表騰霄漢直上龍門振羽鱗蓮幕今無居右客花封舊有去思民從來姑孰佳山水可惜題輿失偉人

薄俗紛紛不再淳吁嗟公子獨振振從知為善身心樂不憚分財手足親韋布幾人勤禮遇盃盤一笑見天真蒼蒼詎謂渾無信千里名駒已絶塵

當年垂橐叩天閽自笑唯餘舌尚存下榻勤君延孺子
加餐愧我異王孫歸歟益軫門闌舊至止頻承笑語温
一日佳城符吉兆千年福地鎖靈根

挽許通判昌朝二首

妙年故府接英游盍上周行展壯猷再命去天仍不遠
此心於世澹無求奏功僅許臨巖邑投老纔能貳大州
總為當時人物惜於公行止一虚舟
問訊吾邦鶴髮翁惟公遺愛百年中輕刑競喜桁楊脫

薄賦誰嗟杼軸空逺卜雖孤桐邑望貞游還喜葛仙同

從今枌社添尸祝一念遥應盼鑾通

挽陶宣義上達二首代恭靖兄

歴數陰功满巨編皇天佑善信昭然金閨宻勿身通籍

雲路連翩子著鞭貝葉經中無别想白蓮社裏得真筌

忽驚薤露傳新唱愁鎖松陵栁澤烟

李方當日締華烟曾欵門闌列衆賔一别清臺頻換歳

重逢上苑正回春白頭自嘆形容改青眼相看笑語真

回首不堪成永訣西風吹淚墮衣巾

挽楊提舉 恕

寶經堂上集儒紳尚記囊書走下陳學業如公本天得笑談於我最情親連床風雨寒窓夜盃酒湖山上國春壊壁無由見題字舊游回首重傷神

挽知府趙開國 績

青衫試劇憶當年傾蓋欣逢令尹賢一遠朋從忘歲月相思容路渺山川政成郡國君何憾病卧閭閻我自憐

誤喜鴈來猶寄字傷心鶴駕已騰天

挽陳運幹

三載毗陵舊長官棠陰猶鎖暮烟寒紅蓮幕下籌方運細柳營中食已寬家近不妨同晝錦才難正合整朝冠如何又作堂堂去只有新詩付不刋

挽戴主簿

妙年筆勢已飛揚便合收功翰墨塲黄甲未容登上第青衫聊用慰高堂一同簿領棠猶在三逕歸來菊未荒

下榻忽思疇昔事送車空憶水雲鄉

挽姚政遠

尚記僑居憶故園俄聞華屋聳榱椽連檣大舶回前浦

皓齒清歌出廣筵得喪已齊身外物安閑自樂性中天

岳莊原上歸全處手種松杉起緑烟

挽楊真州母夫人二首

江頭千騎肅傳呼五馬東來侍板輿膳欲平反供母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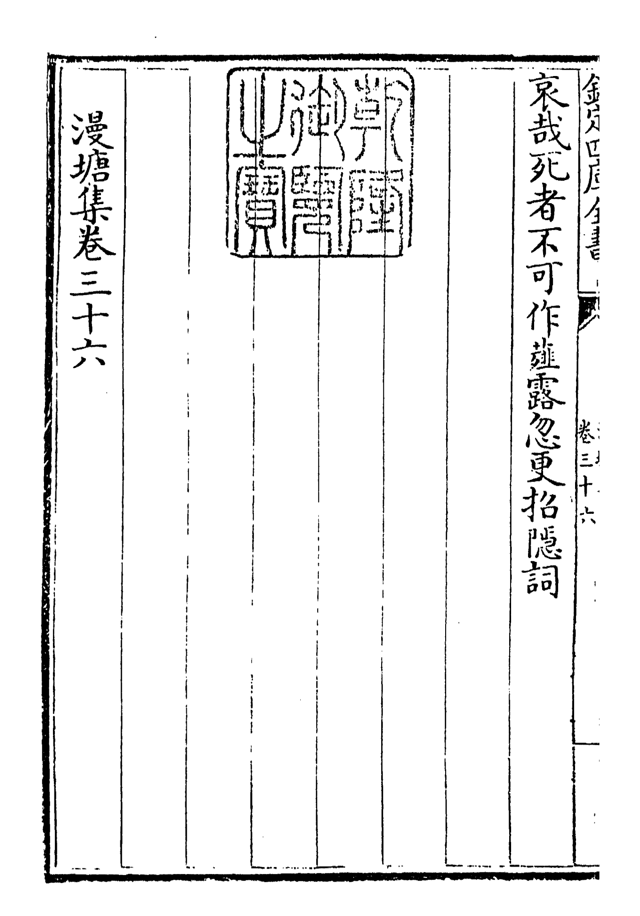
不妨覔大奉君書凝香堂上榮何限真州郡治有此戲綵圖中

畫不如（公新作此圖）底事乘鸞天上去故教遺恨滿鄉閭

祥烟霽日麗重闈尚記升堂拜母時楚楚賓朋環綺席翩翩仙子奉瑤卮（楊氏每母夫人生日齋道人以千計道流亦至日為詩）五花天上疏恩寵九秩人間仰壽祺盛事只今難彷彿送車千乘擁靈輀

挽桂山君王伯奇

桂山山在天台上秋風吹雲列屏障山中有客芙蓉裳日日來肴桂叢長老我住在京江湄光芒夜夜占少微



哀哉死者不可作薤露忽更招隱詞

漫塘集卷三十六